

萧殷传

■ 贺朗

■ 花城出版社



蕭殷傳

蕭殷傳

粤新登字05号

萧 殷 传

贺 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番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插页 203,000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338-8/I·1189

定价：5.40元

成灰蜡炬魂如火

——序《萧殷传》

桌上放着贺朗同志写的《萧殷传》，翻着厚厚的原稿，如烟的往事，一一涌现于心头。

认识萧殷同志已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那时他在《文艺报》任主编，我从新华社新闻训练班分配到编辑部工作，刚刚二十二岁；对于周围那些从老区来的文学前辈们，总是怀着既钦敬又拘谨的心情。唯独在萧殷同志面前，那拘谨的窘态，往往很快被他亲切平易与和蔼的言谈所冲走。他微微歪着脑袋，抽着烟，从眼镜片后面闪动着睿智的眼神，用带点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文说艺。促膝而谈的融洽自然气氛，常常让我觉得面对的是中学时代自己熟悉的老师，在他面前，我不必紧张，也不必害羞，有什么想法，尽可以说，有什么难题，尽可以问。萧殷同志一开始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时间处得长了，这印象不仅没有淡薄下来，反而愈益觉得在文学领域中，他确是一位谆谆善导的优秀教师和出色园丁。这不仅因为后来我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学习时，亲自听过他讲授的文学课，而且在如何对待文学青年的态度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那时编辑部收到文学青年的稿件、信件是很多的，他常常一面审阅这些信、稿，一面总有个笔记本在手边，边看边想，不时地记录些什么在那上面。当时许多来稿出自初学写作者之手，稚拙和不成熟是可以想见的。最初我不大明白，从这些稚拙、粗疏的稿件中能记下些什么呢？但是很快就发现，每当编辑部讨论文学情况和问题时，他总是从容不迫地、有条不紊地举出许多创作实例，或许多创作和理论中的实际问题，加以分析说明，然后提出有针对性的选题；有时他自己就针对这些问题写出了《读稿随谈》或谈创作、谈批评的文章。这些文章，一如其人，不仅质朴、平易、深入浅出，娓娓而论，而且十分实在，有的放矢，切中肯綮。因为这些问题本是存在于大量来稿的实际中，是经过他一番深思熟虑而后才写出来的，对读者的帮助，自然也很切实。他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深情，就这样倾注在文学青年身上。可以说，终其一生，此志不移。即使后来在病魔缠身，年老体衰之际，据许多同志介绍，围绕在他病榻床头的，仍然是文学青年的大量来信来稿，和他呕心沥血、一字一句写下的种种笔记。

和萧殷同志一同工作的那些年，不仅他诲人不倦的忠厚长者之风，给我很深的感受，而且我很少见他疾言厉色的时候，即使有时什么事惹得他不快和生气了，他似乎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这怎么行呢？”“怎么能这样！”之类的话，而从来没有见他训斥过什么人。那时政治运动很多，有时火药味也很浓，但他从来说不出什么“雷霆万钧”，令人胆战心惊的话，也写不出什么“锋芒毕露”，使人头皮发麻的文章。为此，曾有人说他软弱，斗争性不强等等。现在回想起来，恰恰是“知人者智，知己者明”，在波涛迭起的人

生道路上，他自有明察秋毫的判断，把握着自己的方向。他的平等待人和实事求是的风格，更使他从感情上深深厌烦“虚张声势，借以唬人”的作风。所以尽管当时在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左”的文风已开始抬头，有时也已搞得相当严重和过火，他却很少去凑这份热闹，或去写什么言不由衷地“批判”、“声讨”之文。

正像他后来说的：“每进行一场运动，随之而来的总是向‘左’转。愈是向‘左’转，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便愈来愈遭到破坏，客观规律就愈被否定，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便愈益泛滥，复杂的事物被看得越来越简单，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因此，不管当时文坛折腾得如何风狂雨骤，他依然是他，依然不厌其烦地阐述和呼吁尊重艺术规律，耐心地、从容地写那些对文学青年具有切实意义的文章。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和沉重气氛下，萧殷同志竟然能在实际上做到这样的抵制，如果没有思想的清醒、内心的智慧和品格的正直，是绝难做到的。甚至他后来毅然下决心回到故乡广东，而远离当时异常纷乱、复杂万端的文化中心，恐怕也不是没有这些缘由和因素在内。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萧殷同志一生，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令人起敬的师长形象。他传授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为人之道，这既贯穿在他的著作里，更渗透于他全部行为风貌之中；他引导文学青年从事并献身的是严肃而崇高的文学事业，同时又力求使他们明白和理解文学自身的规律和基本法则。他待人宽、自律严、自奉俭。我记得他最大的乐趣是听音乐。他的一点稿费收入，有不少是花在购买唱片上。不知后来在“文革”动乱中，是否被当作“封资修货色”而毁掉。

一九五七年以后，我自己的生活会异常艰难和坎坷，他又去了广东，从此音讯杳然。但他曾给我的教诲和亲切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浮现于脑际。“文革”以后，云过天青，一九八一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终于又见到了他。然而我没想到，“文革”动乱的摧残，竟使他变得那样瘦弱和衰老了。阔别以后的重逢，固然令人欣慰，但看他变得步履蹒跚的病弱身躯，又不禁黯然。心中只有默默祈祷他能早日康复。他自己情绪倒是很高，仍然很健谈，对粉碎“四人帮”后，文坛出现的令人鼓舞的新转机，充满了欢欣快慰之情，而且他似乎已经萌生了许许多多写作计划，一心想奋力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后来在报刊上，果然又不断看到他写的文章，依然那么朴素，依然那么透辟。他陆续出版的书，也都寄赠给我，我为他“老树春深更著花”的成就而无限快慰。

然而，他没有能抗住病魔的不断袭击，终于为他所毕生热爱的文学事业献出了最后的一息。有人在悼诗中云：“成灰蜡炬魂如火。”这是萧殷同志一生的动人写照。他确实像一支蜡烛那样，默默地燃烧着，熬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为热爱文学的青年照亮了前进的路。他以自己火般热烈而又勤劳正直的灵魂，点燃了千千万万文学青年的内心之火，这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贺朗同志认识 and 了解萧殷同志多年了，对于他的著作、思想与人品也是素所钦仰的。他受过萧殷同志多年的教诲，我想或许正是这份难于忘怀的感情，促使他坚持不懈地以几年时间的精力，完成了这样一部有意义的书。人们不仅将从这本书中了解萧殷同志一生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所做出的多方面的贡献；而且也会从这本书中领悟一个无私的革命知识

分子的正直人格的力量。我感谢贺朗同志的劳绩，而且我深信，广大读者也将与我有同感。

唐达成

1986.12.12.于北京

目 录

成灰蜡炬魂如火

——序《萧殷传》……………唐达成 1

一	严寒的冬天……………	1
二	小当家……………	16
三	在太行山上……………	25
四	王蒙在哪里……………	39
五	评论家的胆识……………	52
六	崇高的职业……………	61
七	穷而益坚……………	70
八	人生何处去……………	79
九	流浪上海……………	91
十	投奔延安……………	100
十一	在红星照耀下……………	110
十二	战斗岁月……………	121
十三	在云松巢……………	134
十四	东江水长……………	147

十五	真正的战士	155
十六	呕心沥血	167
十七	引路人	176
十八	养猪能手	183
十九	颠倒的艺术	192
二十	迎着逆风走	200
二十一	不向邪恶低头.....	209
二十二	大地回春	217
二十三	空前盛会	227
二十四	刊物要有权威	234
二十五	扶掖后生	244
二十六	辛勤的园丁	251
二十七	一心为了事业	261
二十八	难忘的会见	268
二十九	战斗不息	275

一 严寒的冬天

一个严冬的日子，广州特别寒冷。加上寒流袭击，一时间，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广州街头，行人稀少。那狂风扫着落叶，吹着纸屑随街飞滚，发出呼呼的响声，使人感到一片萧杀肃穆的气氛。

傍晚时分，一位老头子手里提着东江客家人常用的藤筐，肩上背着一个胀鼓鼓的书包，冒着寒气，顶着北风，缩着颈脖，慢吞吞地沿着东山农林下路走去。

他中等身材，瘦削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他戴着一副眼镜，头发全白。他穿着一件过于宽大而带点油渍的旧棉衣，脖子上围一条旧毛巾，从穿着举止可以看出，这位老头子是刚从远方农场或干校回来的。他还未满六十岁，但从外表看来，瘦弱苍老得像七十多岁的样子了，只是他那镜片后面的大眼睛，闪闪矍铄，显得很有神。他那乱草似的白发，一根根往上竖起，表现出刚强不屈的性格。他就是全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萧殷。

萧殷以探索的目光，环视街上，觉得过去热闹的广州街道，现在竟冷冷清清的，尤其是很少看见穿着干部制服的人在街上行走。街上到处贴着“打倒走资派”、“清理阶级队伍”的大标语，现在又被刚刚贴上的“清查五·一六”的大标语覆盖了。有些标语，被狂风刮在地上，飞向大街小巷。

那架着高音大喇叭的宣传车，大声叫嚷着，发出刺耳的声音，平添了街上紧张的气氛。一群群没有上学的小孩，随街追逐、呼喊。有一群孩子正围着在打群架……

萧殷边走边摇头叹气。哎，这样的年代，到处是乱糟糟的！许多机关都在“革命委员会”的号召下，合并的合并，取消的取消，甚至有的索性砸烂。除了留下少数的“造反派”在“革委会”里，其余干部统统下干校去了。这些在街上游荡、打群架的孩子，恐怕是父母去了干校，没有人管的了。……哎，这也难怪啊，如果自己不是“解放”了，批准回来看病的话，自己也难得有机会回广州来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萧殷就失去了自由，同外界隔绝。他离开广州时，还是被那些拿着红白相间木棍的人押着送去干校的。几年的“牛棚”生活，他也说不清是怎样度过的。现在他是怀着“解放”了的惊喜心情，按儿子权权写信告诉他新搬的家庭地址，提着藤筐，向农林下路四横路走去……

萧殷走到四横路，逐户逐号地对着门牌，寻找他在广州的新家。他边走边喘着气，走了几步，觉得难受了，就地坐下来休息，从衣袋里掏出氧气小喷筒，对着自己的喉咙，唧唧地喷几下，觉得舒服些了，才继续往前走。

他来到四横路的一个大院门口，找对了门牌，不觉高兴了：“一号，对啦……到家了。”一种无名的喜悦，涌上心头，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

他进入大院，向院子四周张望。这是一个荒凉的大院，靠北有一座陈旧的两层楼房，墙壁上的泥灰剥落，窗门又黑又脏，每个窗台外都挂着杂物，在各家门口，还摆着煤炉、鸡笼等用具。院子里一块空旷的土地，杂草丛生，因为挖防

空洞，坑坑洼洼的。与原来所住的梅花村完全不同。

萧殷边看边皱起眉头叹息：“哎呀，怎么会搬到这个地方来？”

他走进大院，就招来了大院里一双双陌生和惊疑的目光。有的趴在窗口观看，有的站在门口瞧着，大家都想看看这位陌生的老头子是谁。那爱凑热闹的小孩子，睁着好奇的眼睛，走到萧殷跟前，注视着他手中提着的广州人少见的客家藤筐，期望里面能有一些好吃的分给他们。

“哎，有什么好看的，他就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中南局文艺处长萧殷呀！”一位认识萧殷的人对大家一说，大家仿佛领悟什么似的纷纷散去了。

可是却有一胖一瘦的老大娘，站在屋边指指划划地悄悄说着话：

“瞧，萧老头可回来了。”

“是呀，七斗八斗，他还没有死！”

“‘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是陶铸的死党，搞得他够呛！”

“他怎能回来？”

“可能是‘解放’了吧，不然‘牛鬼蛇神’能回广州么？”

“他是住我们大院的吗？”

“他原来住梅花村。中南局撤销，他是‘牛鬼蛇神’下放到了干校，他的家属就赶到这里来了。”

萧殷隐隐约约听到他们的议论，暗想，幸好我已经“解放”了，是革命群众了，否则……

他抬头四处搜索，不见儿子叔叔。他哪里去了呢？他写信没有说明住在哪个房间。这也难怪，因为自己回来没有事先给他写信。他不知道自己今天会回来的。

昨天，当宣布他“解放”了，他就归心似箭，今天就买了早班车票，赶着回广州来。他心里焦急地想看看阔别多年的儿子。他现在怎样了？长大了吗？父母不在身边会学坏吗？因此，他来不及通知儿子了。

萧殷想：叔叔不在，会不会留下钥匙给邻居呢？他举目四顾，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谁都不认识，去问谁呢？

这时他觉得自己有点累了，就索性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儿子回来。

这时候，一位老大娘带着友好的笑意，拿着钥匙向老头子走来，猜测地问道：

“你是萧殷同志么？”

萧殷站了起来，点点头说：“是呀，我叫萧殷。”

大娘友好地说：“我姓田，我爱人和你同一个单位，他也去了干校。我也是从梅花村搬来的，住在西头的那间屋里，咱们是邻居了。叔叔去了分校上课，他把钥匙交给我，你们就住那个房间，走，进屋去吧。”

“谢谢。”萧殷拎起藤筐，跟着田大娘往里走。

“这间房就是。”田大娘领着萧殷来到地下楼梯口边的那间房，掏出钥匙把房门打开。屋里突然冲出一股难闻的霉烂气味，接着一群蚊子飞了出来，扑在萧殷的脸上，他连忙后退挥手赶蚊子。

尽管是白天，屋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田大娘随手一拉电灯开关，电灯亮了，那蟑螂、蚊虫、蜘蛛见到灯光，四处乱窜，找暗处躲藏……

萧殷托了托眼镜，认真打量了一下房间，这间仅有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三分之二堆满了家具杂物，都是抄家时的剩余物品，余下的地方摆了两张单人床，没有行人道。萧殷

进不去，只好站在房门口。

田大娘见萧殷皱着眉头，想说句宽慰的话，但终于没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是部队“支左”的头头把他们赶到这里来的。她只好向萧殷介绍大院的情况：“这里住十来户人家，只你和我是从梅花村搬出来的。”

“哦。”萧殷望着田大娘点点头。

田大娘继续介绍说：“这里没有公用厨房，要做饭，只好在自己家门口了。”

萧殷抬眼向走廊一看，果然各家各户门口都放着煤炉，使走廊变得狭窄而肮脏。

田大娘又说：“整个大院，只有一间公用厕所，就在斜对面……”

萧殷抬眼一看，房门斜对面果然是个厕所。难怪他进屋时，就闻到一股臊臭味。

田大娘说：“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叫一声就行了，不用客气。”说完，把钥匙交给萧殷就走了。

“谢谢你了。”萧殷送走田大娘回到屋里，将藤篋和背包放在床上，然后抬眼认真打量房子，除了拥挤、气闷之外，屋里还非常阴暗潮湿，地下积水，床脚湿了半截，墙壁像冒汗似的湿乎乎……这房子太差了，实在不是人住的。而且这间公用厕所，没人打扫，臊臭气味直接向房内吹来。还有，这房子在楼梯口过道的最边上，是各家进进出出必经之路，那嘈杂声就更不用说了。

萧殷心想：自己过去住的梅花村四号，就是一个书房也比这间房大，比这里明亮干爽得多。在那里还有个大的院子，种有芭蕉、葡萄等果树，还有一枝红杏，简直就是个小花园……前后座都有卧室、客厅、书房，窗明几净，舒适安

宁。可是，眼下这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堆满了破烂家具，摆了两张单人床，就再没有空余地方了，什么杂物，都得放在床上。锅碗盆钵没地方放，就只好堆在门外。哎，为革命干了大半辈子，竟被赶到这个阴暗的角落来……

萧殷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因为生气又哮喘起来。他的胸部像小风箱般起伏，艰难地喘个不停……

他躺了下来，闭上眼睛就像死去一般。他实在太累了。今天凌晨从连山上草坐班车回到广州，汽车开得飞快，到了广州，好不容易找到公共汽车站，换了两 次车，才赶到这里。现在他是干校的学员。这个干校学员称号，是蹲了几年的“牛棚”，经过了七斗八斗，挨过不知多少拳头、棒棍，不知写过多少检讨交代，也不知念过多少“朝请罪、晚汇报”，才换来啊。在未得到这个称号之前，他是“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审查对象，什么报告都不能和群众一齐听，就是吃饭也得另列队伍。整天关在“牛棚”，根本没有一点自由……现在他“解放”了，有了自由，才批准他请病假回广州看病。本来他身体就不好，抗战时期，在太行山战斗中负过伤，是二级残废。“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作为“陶铸的黑干将”、“周扬的得意门生”、“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游斗。今天被拉去中山大学，明天被拉去暨南大学，常常被打得面青额肿，遍体鳞伤。有一次，他和欧阳山、秦牧等被拉到文化公园中心台批斗。一个戴着红袖章的人，突然抓住他的衣领，猛地把 他按倒在地，还在他背上踏上一只脚。真正所谓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啊！这次批斗，欧阳山、秦牧被打得很惨，而萧殷被打伤两根肋骨，回到家里不能动弹，足足躺了半个月不能起床。因为经常被拉去游斗，打得遍体鳞伤，积

病成疾得不到治疗。再加上长期的“牛棚”生活，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

干部“解放”，这是多么新鲜的名词。萧殷心想：自己二十多岁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在战火中成长，为革命立下了功劳，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连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成了“反革命”，蹲了几年“牛棚”，然后又不明不白地宣布自己被“解放”了。这也许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吧？这种人妖不分，好坏颠倒，人格受污辱的做法，对我们这文明古国，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

萧殷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气愤。他又气促地喘了起来。他坐起来，从背包里拿出药片，想找水送药，找遍全屋，最后在墙角边找到一个旧热水瓶。他拿起热水瓶摇了摇，一只蟑螂从瓶口爬了出来。他不禁皱起眉头。他再次审视一遍房子，连锅盆碗筷也没有，放在门口那只缺腿的煤球炉，也成了老鼠窝了。哎，这哪里是个家呢？

萧殷本来有个美好和睦的家庭。一家六口，快快乐乐地住在梅花村。“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把这个幸福的家庭冲散了。萧殷去了连山上草中南局干校；爱人陶萍也去了英德省文艺干校；大女儿陶萌萌上山下乡去了徐闻农场；大儿子葵葵去了海南岛屯昌农场；姥姥回了北京；只有叔叔因年纪小，还读小学，未到上山下乡的年龄，只好留在广州。一家六口分散在六个地方。

姥姥看见萧殷夫妇和大女儿、大儿子都分别去了干校和农场，剩下小叔叔怪可怜的，她老人家愿意留下来看家和负责照顾这还未懂得生活的小叔叔。但一九六九年春，中南局撤销，部队接管，一道命令，住在梅花村的各户人家统统被赶出来，于是姥姥和叔叔被迫迁到这里来了。这里的房间太